

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

河北省宣传部 联合举办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白洋淀旅游码头

雄安寻古

□胡学文

二 若不是专家介绍,谁也不会相信就在我们脚底,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县城。被黄土湮没的当然不只夹蚌陶釜,还有城门街巷,鸡鸣犬吠,晨雾炊烟,自然还有百姓故事,英雄传奇。

通往容城南阳遗址的路凸凸凹凹,车行缓慢,颠了一下,又颠了一下。要去探访遗址,司机似乎无意走了一条怀旧的路。万里晴空,阳光肆无忌惮,仿佛老天捧着金黄的玉米洒落人间,虽然坐在车内,我仍能感觉车顶被撞击的声响。两边仍是麦田,并非一望无际,而是一畦一畦,这么密集,显然镰刀无用武之地,只有收割机才能驯服。

麦田与路接得很近,如针的麦芒清晰可见。一女士忽然提起中学时代捡麦穗的事。女士住在容城县城边上,捡麦穗要走老远的路,感觉鞋都要走烂了。我甚是不屑,捡麦穗算什么?割麦那才难呢。当然,不止割小麦,莜麦、胡麻、大豆,哪样都难。我并没有回忆的打算,可偏偏走了一条怀旧的路,偏偏又有人提及,割麦的日子便撞出来了。

读小学时,我便开始割麦了。母亲身体不好,割麦总是掉队,我和她同割两垄,算一个人的劳力。我怕她多割,怕她多割,两人都使劲,不知不觉就赶

到割麦队伍的前面。包产到户后,不再有生产队,每五六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那时,我已经读初中,可以按一个整劳动力干活了。秋收时节,学校便放假了,所谓的秋假。我不怕出力,就怕腰痛。痛得实在不行了,就直直腰,可直起来就不想再弯下去。可是捆麦子的就在我身后,并不能久站,再躬下去时感觉骨头都要断了。有人传授经验给我,咬牙忍着,不到地头不歇手。我按他教的割了一趟,终于熬到地头。可并没舒服多少,整个骨架都要散了。那时,我觉得世上最享受的就是割到地头,扔掉镰刀平躺在丛生的杂草间,仰望蓝天和白云,还有飞过头顶的鸟。

如今,我的老家不种麦子了,多种莜麦和胡麻,不用锄头,也不用镰刀了。春天播种机,秋天收割机,个人只需准备装粮食的袋子。如果打算要柴火,拉回去就是。当然,再也看不到热闹的割麦场景。

又一个颠簸,把我从记忆中跌了出来。南阳村到了。

这是一个数千人口的大村,车在迷宫似的街道拐了几拐,若没有导游,单就找考古工作站,怕就要花去很久。

考古工作站在南阳村边上,普通的砖瓦房,貌不惊人。进屋,我的目光便被桌上墙角的陶罐及残片吸引了。准确地说,是被那个蚌壳吸引。蚌壳嵌在陶釜里,像个殉道者。不知是作为材料被陶匠选中的,还是无意中撞到陶匠手里。考古工作人员那里或许有答案,但我并没有问。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那里,与千年后的世人相遇。

雄安地界有数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上坡遗址、午方遗址、东牛遗址等,南阳遗址发掘地点在村南一公里左右的地方,面积并不大,呈梯状槽,是南城的一小段,那个夹蚌陶釜就是从这儿挖出来的。我目测了一下,遗址一平方公里左右的样子,遗址外又是大片的麦田。远处是树木,树木那边无疑又是麦田了。若不是专家介绍,谁也不会相信就在我们脚底,是两千多年前的

一个县城。被黄土湮没的当然不只夹蚌陶釜,还有城门街巷,鸡鸣犬吠,晨雾炊烟,自然还有百姓故事,英雄传奇。

从南阳遗址回宾馆途中,顺便参观了农民杨福春渔耕记忆展览馆。不料,携带参观的却有意外之喜,我在别处看过农具展览,渔具展览还是第一次。除了进门时的小船,其他渔具于我都是陌生的。农具就不一样了,还是无意中撞到陶匠手里。想起村里曾有马车的人家,早知道这么值钱,定会留到现在。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我老家的村庄还是遥不可及的事。可是想起数年前我回村庄的情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揣个手机,和远方的儿女说话时,声音格外大,或许是怕儿女听不清,或许也有乡下人与时俱进的底气吧。

有些东西终将远去。想起这句话,一时五味杂陈。

三 白洋淀水域是九河汇集,最丰润的时候达三百六十多平方公里。船两岸的芦苇有两米多高,一丛丛如披甲的士兵,苇与苇之间是水,水与水之间是苇。偶有小船划进划出,像士兵射出的利箭。平阔处,宽肥的荷叶逍遥自在,宛若垂钓的隐士。

夏日午后的阳光像烧熟的沙粒,同行的女士虽然打着遮阳伞,脸还是被灼得泛了红。一踏上船板,热浪便被揉碎。行驶数米,微风拂面,越发清爽了。

虽是第一次到白洋淀,但早在读孙犁小说的时候,便和这片水域熟识。那些男男女女,那些穿梭在硝烟的日子,小船,芦苇,月夜,西风,残酷却又洋溢着诗意。若在别人写来或许不伦不类,但于孙犁,浑然天成。孙犁属于白洋淀。

白洋淀水域是九河汇集,最丰润的时候达三百六十多平方公里。船两岸的芦苇有两米多高,一丛丛如披甲的士兵,苇与苇之间是水,水与水之间是苇。偶有小船划进划出,像士兵射出的利箭。平阔处,宽肥的荷叶逍遥自在,宛若垂钓的隐士。曾一度听闻白洋淀水位下降,后来从他处引水,现在的水域面积有所减缩,几年后,水域会扩至丰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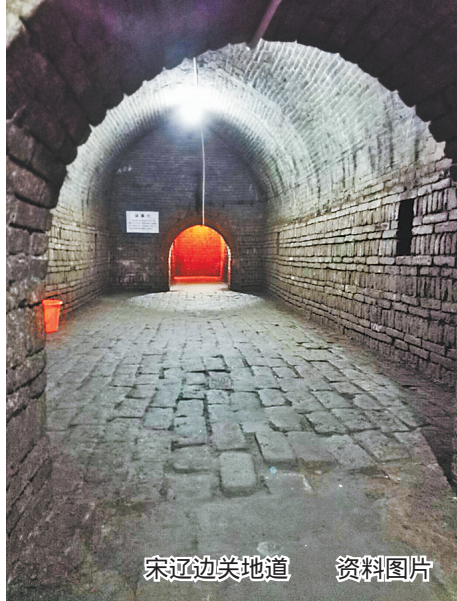
时的面积。半小时后,船行至岛岸,白色的墙壁上写着淀中翡翠,这便是王家寨了。王家寨是白洋淀唯一四面环水的村庄,出村必须乘船。早中晚均有班船,许多人家的门口还拴着小船。于渔人而言,船不只是手和脚,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是厅堂中的字画,展现着淀上人家的精气神,少了,那面墙便无味了。

街道不怎么宽,房屋与房屋之间靠得很近,在别处或显得拥挤,但在没有车马喧闹的王家寨,倒有别样的亲切。陌生人在这里难以藏身,不只是相貌,单就神气,寨里人一望便知。因为少了淀上人的恬静、淡然,那些是装不出来的。

一位驼背、赤裸上身的老者在墙角蹲着,看到我等陌生面孔,缓缓立起身。年龄六十多,也可能七十几,褐色的脸,渔网似的皱纹,目光平淡,波澜不惊。问及

王家寨的过往,老者的眼睛突然被白洋淀的水洗了似的,溅射出湿润的光泽。他讲王家寨的历史,寨里的庙宇,口齿不是很清楚,乡音也浓,但仍能从蹦跳的语句间听出大概。老者俨然是王家寨的活字典,一日日地坐在墙边,就等着有人来翻阅吧。他边说边配合肢体动作,进入了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历史角色。若有时间,真该安安静静地听他讲上一个下午。

返程仍是原来的船,仍然凉爽,两侧仍是如持矛士兵一般的芦苇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时的路。我努力分辨,目光在荷叶上,在水岔间缓慢爬行。难以辨识,像,又不像,然后就看到那



宋辽边关地道 资料图片

只红嘴的水鸟。刚孵化出不久吧,那么小,和麻雀差不多。想拍个照的,它倏忽不见了。搞不清是钻进芦苇里,还是没于水下。忽然就想,水鸟不也是白洋淀的主角儿?!

本版图片除资料片外均为记者田明 赵海江摄

贺岁片市场回归理性才是『王道』

□吴学安

葛优要来元旦档了。由葛优领衔,集结包括岳云鹏、杜淳、蔡卓妍、包贝尔等众多明星主演的《断片之险途夺宝》,将于12月29日上映。葛优曾经奉献出《甲方乙方》《没完没了》《让子弹飞》《非诚勿扰》等贺岁喜剧,堪称内地贺岁片第一人。(《北京青年报》12月4日)。

又是一年贺岁档,又是一次中国电影的扎堆亮相。自《甲方乙方》诞生以来,国内贺岁片市场已走过19个年头。19年来,贺岁片数量不断增加,票房年年刷新。国人与时代的集体记忆被一部部贺岁片承载,无数佳片经典诞生于这一黄金档期,它的仪式性和艺术性同样受人瞩目,任何一点变化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

所谓贺岁片,是由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传入内地的,是指在元旦、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寻求欢乐和放松,是观众在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期间普遍的心理需求,最初贺岁片形式多是娱乐性、消遣性较强的喜剧片和动作片。当年的《花田喜事》《家有喜事》《八星报喜》等影片都是围绕过年回家、团圆等传统量身定做的合家欢产品。而如今,一年一度集结众多贺岁档的贺岁片,已俨然成为一个凝聚人气、制造影片商业卖点的文化现象。影片的类型也从过去以喜庆、吉祥、团圆为主题的喜剧,发展到悬疑、枪战、科幻等多种类型剧并存。从国内贺岁档电影市场来看,尽管不少影片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影片票房并不理想,有的还沦为陪衬,就连一些精耕细作的影片也只能昙花一现。

作为文化产品,经历多年贺岁档的洗礼,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电影的题材类型和功能不同,但能够获得观众高满意度的好电影一定在观赏性、思想性上都能获得较高得分,进而形成高传播度。一言以蔽之,构建电影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的“铁三角”关系是保证一部影片获得高满意度的关键。

毋庸置疑,贺岁档电影市场前景广阔,但市场容量毕竟有限,不可能让每一部影片风光无限,弄不好就会坠入叫好不叫座的泥潭。一方面,人们一直以为贺岁片市场是一个巨大的金矿,但遗憾的是,贺岁片仅仅只是贺岁符号就能成功的时代早已不存在了。这一点,或许可以看作近年来几大名导纷纷退出贺岁档期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如今贺岁片市场回归理性无疑是中国电影走向成熟的正道。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今年12月到2019年春节期间,已定档的影片有60多部,相较于往年最高峰的百部影片贺岁“火拼”,今年影片数量下降不少。不可否认,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已成为整个行业转型期需要关注的重点,精细化经营每一个细分市场,努力将每一个电影类型做出精品,而不是一味追逐爆款,这才是电影从业者应该深入思索的问题。

世说新语

回音壁

□主持人 曹铮

●李敬泽: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在人民 对中国文学而言,评判好不好,精不精的标准就是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标准在人民这里。

12月5日《人民日报》日前,以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为主题,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鳖论坛在海南博鳌举办。40年改革开放之路,让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文学恰是记录和展示这一光辉历程的有力载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实绩,中国文学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融入新时代的新书写,成为此次论坛近百名作家、评论家主要探讨的话题。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看来,历经40年的发展变革,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已从缺不缺、够不够,转向为好不好、精不精。

●顾明琪:非遗不能只活在博物馆里 我们过去把精力都放在了对于辑里湖丝制作技艺的传承保护上,却未认真考虑辑里湖丝在现代生活中如何应用。

12月4日《光明日报》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人才培训交流中心承办的全国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顺利结业。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案例分析、沙龙活动等环节,来自全国3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余名代表性传承人了解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正确理念。更重要的是,新的非遗传承思路在传承人之间的思维碰撞中开始显现。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顾明琪表示,非遗不能只活在博物馆里,只有让非遗融入现代社会,应用于百姓生活,才能让其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

●傅谨:给予各地现存的小剧种足够的重视 百戏盛典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促使各地文化主管部门改变观念,给予各地现存的小剧种足够的重视。

12月5日《人民日报》10月26日至12月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等主办的中国首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昆山举行。活动旨在展示全国所有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激发戏曲剧种活力和戏曲院团潜力的盛会。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认为,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应给予各地现存的小剧种以足够的重视,改善戏曲艺术整体的生存环境和戏曲从业者的生存状态。

●樊冲:音乐剧行业亟待加强优秀人才培养 我们在制作一部原创作品时经常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但很难找到相关人才来修补、完善。

12月4日《中国文化报》自2002年英文版《悲惨世界》开启中国音乐剧引进潮流始,16年来,国外音乐剧频频登陆中国,引起观众狂热追捧,并屡创票房纪录,如《剧院魅影》中国吸金破亿元。音乐剧《猫》未演先热,预售票房破亿元;另一方面,中国原创音乐剧在中小剧场表现强势,带来不少惊喜。但我国音乐剧在制作、人才、营销等方面都需加强。做了10多年音乐剧的作曲家樊冲认为,我国音乐剧行业亟待加强优秀人才的培养。



电邮:t36@tom.com hbrbwzhk@163.com